

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调整

杨伯江

内容提要：民主党2009年执政之初，曾构想“外交立国”等不同于自民党的战略“新思维”。然而，接二连三的外交挫败迫使民主党改弦更张，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增强，安全、军事因素占比上升。这种调整与民主党内权势转移同步演变，少壮派安保团队的权力地位上升，也与东亚周边地区安全态势的变化、美国“重返亚洲”、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密切相关。当然，民主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有其新意，而坚持政治大国化目标、提升外交与安全自主能力特别是自主防卫能力仍是日本既定的长远目标。

关键词：日本对外关系 民主党 对外战略 现实主义 日美同盟

在上台执政的第二个年头，民主党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增强，安全、军事因素占比上升。从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的外交“豹变”、新《防卫计划大纲》所体现的安全走向，反映了日本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调整中的民主党对外战略既包含着向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的回归，又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党派特点，较自民党时期更强调主体性，更具进取性和外向性。

民主党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增强，安全、军事因素占比上升。调整中的民主党对外战略既包含着向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的回归，又带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党派特点，较自民党时期更强调主体性，更具进取性和外向性。

杨伯江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外交挫败迫使民主党改弦易辙

作为首任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对日本对外关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导向的“战略性外交”连遭挫败，导致党内强烈反弹，陷入内外困境。

首先是日美关系。民主党要求修改2006年自民党与美国签订的普天间基地搬迁方案，坚持基地“必须迁到县外，乃至国外”，以及调查日美“核密约”，引发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战略忧虑”，两国关系陷入冰点。迫于党内和美国的三重压力，鸠山最终向美国低头。5月28日，日美两国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把基地迁至冲绳县名护市美军施瓦布军营周边，其核心内容与2006年方案一般无二。同时，鸠山罢免了对此持反对立场的内阁成员、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社民党随即宣布退出联合政权。普天间问题的结局，不仅是该问题本身在历经8个月的外交博弈后重回原点，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同时也宣告了鸠山内阁对美“对等外交”的破产。6月2日，鸠山宣布辞职。“普天间整垮了鸠山内阁”，也令民主党威信大挫，选民对政权的“不信”、“不安”骤升。7月11日参议院选举中，冲绳选区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

其次，从周边外交看，一是鸠山内阁最初要突破对朝关系的策划未见进展，相反，随着日韩加强对朝政策协调，日朝关系跌至新低。鸠山上任之初在对朝政策上“希望展现出被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方向性”，有意仿效小泉访问平壤，但遭遇党内对朝强硬派抵制。3月26日韩国“天安”号巡逻舰事件后，在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日本急不可待地强烈谴责朝鲜“击沉”“天安”号的行为。4月、7月，被朝鲜谴责为“民族叛徒”的原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被韩国认定为1987年大韩航空858客机爆炸案主犯的朝鲜前特工金贤姬先后被安排访日。日本公安委员长中井恰表示，日方是想借此“更多了解有关日本人被绑架到朝鲜的事件”，但这类举动对朝鲜的刺激、对日朝关系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二是日俄关系重陷僵局。7月，俄罗斯在“北方四岛”之一的择捉岛大规模军演，11月俄罗斯领导人又登上另一岛国后岛“视察”，日俄领土争端升级，对抗情绪加剧。三是中日关系。民主党2009年上台后放行“三独”代表人物窜访日本，鸠山首相在巴厘民主论坛公开置喙中国内政，致使中日深化合作进程未能如预期的那样顺利。而随着日方立法圈海动作加快，中日之间海洋争夺、安全对抗意识上升。9月7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后，摩擦进一步升级。

最后，地区安全热点发作，成为压垮鸠山及其政治理念的最后一根稻草。东北亚地区矛盾盘根错节，朝鲜半岛与日本近在咫尺，而朝鲜是日本至今尚未建交的唯一国家，半岛局势、日朝关系历来是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冷

战后尤其如此。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光明星1”号卫星,¹日本旋即决定与美国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此后,朝鲜历次核试验、导弹试射及半岛南北关系的紧张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日本保守派、强硬派伸张势力的契机,如2006年安倍晋三而非福田康夫接任首相、2009年麻生内阁支持率的回光返照,等等。2010年,半岛因素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刺激作用贯穿全年,为其强化外交和安保姿态提供了外在驱动力。从“天安”号事件到11月23日延坪岛朝韩炮击事件,都直接影响了民主党内部权力斗争态势,以及年度《防卫白皮书》、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安全判断。

2010年,半岛因素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刺激作用贯穿全年,为其强化外交和安保姿态提供了外在驱动力。

二、对外战略与党内权势转移同步演变

新老矛盾、“左”“右”矛盾是民主党与生俱来的结构性问题,从鸠山内阁到菅内阁,在这两对矛盾的激烈混战中,优势明显在向“新”、“右”方面倾斜。少壮派权势上升、鸠山下台的前车之鉴,使菅直人原有的并非保守强硬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遭到绑架。一是鸠山辞职、小泽一郎官司缠身,以此为标志,民主党老一代“三驾马车”权力结构不复存在,权力的年轻化加速发展。二是“战略性外交”思路碰壁、地区安全热点发作催生了日本政界新一轮“强化安保”氛围,保守派、强硬派的政策主张顺风得势。在民主党内,少壮派安保团队的权力地位上升,对核心决策圈的影响逐渐加强。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少壮派外交安保团队的代表性人物、防卫大臣政务官长岛昭久等频繁放话,一边试探各方反应,一边为安全政策的调整定调,对菅直人首相的决策实际起到了引领作用。三是反对修宪、反对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社民党退出联合政权,参议院选举中社民党、日共的得票率与得票数双双下滑,下野的自民党为吸引选民而刻意突出“保守本色”,从自民党分蘖出的新兴小党对外多持保守强硬立场,使“强化安保”、强化对外姿态的气氛充斥日本政坛。其结果,2010年12月17日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除解禁武器出口被“缓期执行”外,从安保理念到具体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体现了少壮派的主张。

新老矛盾、“左”“右”矛盾是民主党与生俱来的结构性问题,从鸠山内阁到菅内阁,在这两对矛盾的激烈混战中,优势明显在向“新”、“右”方面倾斜。

从更深层次看,“强军”一直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题中之意,该战略虽经2005年“争常”失利而受挫,但目标本身并未放弃。2010年参议院选举中,民

1 当时,美、日、韩都坚称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1”型弹道导弹,射程2000公里,并认为朝鲜这次发射未取得成功,第三级火箭爆炸后坠入日本东北方向约580公里的太平洋中。

“强军”一直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题中之意，日本欲借重亚洲、借重经济外交手段实现自我发展的思路退潮，曾在一派眼里“可资利用”的周边邻国，正在变成另一派恃美示强、整军经武的口实与防范对象。

主党、自民党在各自的政策纲领中都将“争常”放在重要位置。日本政坛各派主张的分歧在于：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路径选择，是与亚洲合作多一些还是依靠美国多一些；是使用经济外交手段多一些，还是使用军事安保手段多一些。可以认为，“是否把军事手段作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主要手段，是区分鹰派保守主义与温和保守派的一道分水岭”。鸠山内阁前半期“前者明显在民主党政权中占据优势”，¹而2010年以来民主党对外战略的调整表明，日本欲借重亚洲、借重经济外交手段实现自我发展的思路退潮，曾在一派眼里“可资利用”的周边邻国，正在变成另一派恃美示强、整军经武的口实与防范对象。

三、周边示强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共振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将国际反恐置于战略首位，反恐主题覆盖了小布什八年任期。其间，东亚地区形势出现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持续演变，中国和平发展势头全面展开；二是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东盟“10+3”框架进一步成熟，中日韩三边合作走上正轨、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独立于“10+3”框架的三边峰会。2009年1月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入主白宫，美国意识到“反恐得不偿失。两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恐怖主义有增无已，穆斯林

美国重返亚洲，使本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大国战略因素陡然上升，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

世界普遍有屈辱感，而中国却在快速发展”。美国“如梦初醒”，政府、军界和智库开始进行战略反思并逐步形成共识：“反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结果；美国不能因为非传统安全而忽视传统安全问题”，于是着手战略调整，“从反恐战争中脱身，把战略重点移向美国传统安全的中心，即西太平洋地区”。²美国重返亚洲，使本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大国战略因素陡然上升，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

出于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均势”的需要，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日本”。小布什任内美日曾围绕对朝政策出现严重分歧，美国不顾日本利益和安倍内阁的反对，坚持为朝摘掉“支恐”帽子，使美日互信受损。奥巴马上台后，对日转而采取重视与协调姿态。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一方面在普天间基地搬迁等实际问题寸步不让，坚持按

1 杨伯江：“民主党新政与日本之‘变’”，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0期。

2 郑永年：“中国的亚洲安全困境及其选择”，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2月28日。

2006年方案办,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美日、美韩“紧密的同盟关系”的重要性。2010年,美国在亚太地区借安全热点题材反复炒作,与盟国、友邦频繁军演,积极撮合日韩进行安全军事协调,推动日本参加美韩军演、韩国参加美日军演。9月,驻韩美军司令夏普在美国国会听证时公开宣称,美国军方“为了建设韩美日三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正在尽一切努力”。

美国出于地区战略需要而采取的对日纵容的举措,明显在鼓励日本民主党政权内亲美派、强硬派、少壮派同步跟进。借此调整,日本首先要抓住美国“重返”的机遇期,借船出海,在安全政策上进一步自我松绑,在军力建设上自我强化。2003年小泉任内,日本就曾利用美国“反恐至上”的有利时机,通过多项“有事法制”,大幅强化了自卫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自主裁量权。其次,日本要显示作为“紧密的盟国”,它仍有实力配合、支撑美国的此番“重返”,进而以巩固的日美同盟框架为依凭,推动与美国的其它区内盟国、友邦构筑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网。

四、以现实主义理念“拼安保”

新兴力量崛起、大国竞争加剧,面对时局演变,从自民党政权后期开始,日本一直为如何赢得全球大竞争、立于不败之地而苦心孤诣。¹民主党2009年执政之初,曾构想“外交立国”,在坚持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同时,就实现目标的途径选择提出了不同于自民党的“新思维”。其要点是:日本今后不能继续完全靠经济说话了,要维护乃至提升国际地位,只有靠“拼外交”,即加大对外交手段的运用力度,提高外交对拓展国家利益的贡献度。用民主党核心智囊人物须川清司的话说,面对中国的赶超,日本“经济沉沦”可能难于幸免,但国家的没落并非不可避免,关键是能否有效地推进战略性外交。鉴于“非战略性外交”是导致近年日本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外交”一是强化自主思考、奉行“智慧外交”,这是未来日本的出路所在;二是鉴于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可靠性下降,日本需要进行多元战略选择,紧扣国家利益,发挥自身优势。² 鸠山内阁前半期将此“拼外交”思路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对美要求平等独立,提升东亚地区合作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停止在印度洋为美军补给的同时探索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为平息国际安全热点独立发挥作用,高调展开减排外交,等等。

“战略性外交”
一是强化自主思考、奉行“智慧外交”,二是需要进行多元战略选择,紧扣国家利益,发挥自身优势。

然而,面对“民主党政权轻同盟、轻安保”的攻击,鸠山内阁后期对外战略

1 杨伯江:“国际权力转移与日本战略应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

2 须川清司:「外交力を鍛える」,日本講談社,2008年9月。

重点明显从外交向安保倾斜,¹ 加快了《防卫计划大纲》修订进程。以2010年2月政策咨询小组——“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成立为契机,民主党安全战略开始出现调整迹象。² 在恳谈会首次会议上,鸠山首相指示大纲的修订要着眼于应对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3月韩国“天安”号事件后,日本国内“朝鲜威胁论”再度升级,年度《防卫白皮书》推迟发布,以重估安全形势、细化威胁因素。³ 4月,民主党发表执政后的首份《外交蓝皮书》,安全判断颇为严峻,基本重复前自民党政权对周边安全威胁的判断与描述。

6月11日,菅直人首相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演说中刻意与鸠山划清界限,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招牌,自称曾师从战后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永井阳

菅直人首相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招牌,强调“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堪称地壳变动的剧烈变化。它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波及外交和军事领域。为此,必须不断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推进日本的外交”。

之助,并通过学习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在外交中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必要的代价,强调“当今国际社会正面临堪称地壳变动的剧烈变化。它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波及外交和军事领域。为此,必须不断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推进日本的外交”。在安全上,菅直人宣称“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天安”号事件表明“亚洲局势处于高度紧张。美军正在发挥威慑作用”。7月参议院选举之际,民主党政权公约提出的外交、安全政策主张,与自民党安倍、麻生内阁相差无几,突出强调深化日美同盟。9月,菅内阁发表民主党政权执政后的首份年度《防卫白皮书》,强调美军驻日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中国的相关动向已经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

项”。10月,菅直人在自卫队阅兵式上高调宣讲中朝威胁,称“朝鲜正在积极研发导弹和核武器,中国正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海上活动日趋活跃,日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日益严峻。面对这种变化,自卫队有必要加强实效军力予以应对”。

五、战略性“巧用”日美同盟

“鸠山冲击”昙花一现,至2010年下半年,民主党政权已完全回归靠美路

1 民主党少壮派外交安保团队代表性人物长岛昭久的有关言论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注脚:“面对崛起的中国,虽然需要以经济手段为中心努力予以接触,但终究需要在安全上做好对冲的准备。譬如,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拒止(anti-access)能力,作为一种平衡,日本需要准备能将其抵消的相当的力量。”见长岛昭久:「アメリカの実像と日米同盟」,「外交」Vol. 2,時事通信出版局,2010年10月。

2 在此期间,鸠山内阁防卫大臣北泽俊美首次公开表示要“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东京新闻》曾对此专门发表社论,点名批评北泽言论,警告民主党政府不可“切香肠式地销蚀武器出口三原则和扩大国际维和”。见「防衛大綱見直し,「なし崩し」は避けねば」,「東京新聞」社説,2010年2月19日。

3 防衛白書公表延期,首相「私が判断した」,「読売新聞」,2010年7月29日。

线。11月横滨 APEC 首脑会议期间,菅直人在日美峰会上“自上任以来最明确地表示要致力于日美双边关系”,称“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能支持日本,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本人也认识到美国和美军的存在愈加重要”。日本官方人士解读称,这一番“坦率的言论”“意味着首相已经从鸠山前首相推进的‘对等的日美同盟’明确地转向了‘同盟最优先’战略”。¹期间,日美多次联合军演,特别是12月上旬,日美两军在包括冲绳东部海域在内的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举行了为期八天的“利剑”军演。这是日美两国自1986年以来第十次举行联合实兵军事演习,且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是此前韩美联合军演的6倍。12月17日,菅内阁批准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第三个《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为应对核威胁,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对日本不可或缺,日本需要与美国紧密合作来维持和提高核保护伞的可靠性。菅直人还计划2011年早期访美,与奥巴马共同发表“新同盟宣言”,就“改善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提出新目标。

不过,对比过去自民党的相关政策,日本民主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有其新意,并非简单“回归”。一是强调对美自主性、独立性,反对“无原则地靠美”;强调同盟要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不能为了维护同盟而牺牲掉国家利益。这一点是包括新、老、“左”、“右”在内的民主党主流派的一贯主张,并没有随着对外战略回归靠美而消失。2010年11月,民主党外交安全保障调查会就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建议案,提出鉴于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应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但同时强调日本不应过于依赖美国。二是强调更多、更巧妙地“用美”而不是“为美所用”。以军事技术合作开发为例,日本一方面利用美国这一“外压”动力推动“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另一方面试图借助技术优势对美施加政治影响。据防卫省披露,2010年秋季,日美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领域的第二例合作研发项目——“舰载型战斗指挥系统”软件项目,因为两国谈判无法达成妥协而叫停,背景是日本要求美国在向第三方提供该软件时,必须事先征得日方同意,但遭美方拒绝。²三是在外交安全领域对美“建议”动作增多,反映了日方主体、主动意识的增强。2011年2

“鸠山冲击”昙花一现,至2010年下半年,民主党政权已完全回归靠美路线。

日本民主党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有其新意,并非简单“回归”。一是强调对美自主性、独立性,反对“无原则地靠美”;二是强调更多、更巧妙地“用美”而不是“为美所用”。三是在外交安全领域对美“建议”动作增多,反映了日方主体、主动意识的增强。

1 《日本转向日美最优先战略》,《读卖新闻》2010年11月14日。

2 《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软件计划受挫》,《朝日新闻》2010年12月31日。该军用软件由日美两国军民一体联合开发,可通过改良舰载电脑的显示器来提高宙斯盾舰的作战能力,还可在其系统出现故障时起到代替系统运转的功能。日美两国从2006年起一直在进行共同研究,原本计划从2010年起用6年时间在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合作推进到联合研发阶段并完成试制品。日美自2010年春开始就向第三方提供该软件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最终在秋季宣告破裂。

月,在日方提议下,美日将原本在夏威夷进行的反导演习移师到日本周边,首次实地联合测试地区反导系统。另据防务大臣北泽俊美透露,日方还在积极考虑从2014年起将日美联合开发、用于反导系统的“标准-3”向第三国出售,以减轻系统构建与维护的成本压力。

六、强化外交与安全自主能力

提升外交与安全自主能力是民主党新战略中最具成长性的一部分。这不仅源于民主党主流派的政治信念,也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大国多边关系的考量,与日本对外战略多元化选择的长期趋势相吻合。

如果说强化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显性主线,那么提升外交与安全自主能力则是一条隐性主线,也是民主党新战略中最具成长性的一部分。这不仅源于民主党主流派的政治信念,也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大国多边关系的考量,与日本对外战略多元化选择的长期趋势相吻合。尽管奥巴马政府对华牵制与平衡动作明显强化,但在大国利益深度互持的背景下,美国深知“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美国建立冷战式的反华军事联盟。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中国都是它们最大的经济伙伴,它们从中国那里获得援助和贷款”。“就像许多对冲基金一样,美国对华也应该采取‘偏向多头策略’,也就是说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与中国的接触上。因为就目前来看,相比与一个很可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展开新的长期冷战的策略,接触政策显然更为可取”。¹

有鉴于此,尽管日美同盟目前进入“强化周期”,日本仍警惕在中美日三角中被美国外交“越顶”,担心在安全上被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置日于不顾,怀疑美国的战略庇护并不可靠,这一切都促使民主党主流派“以自强图自保”。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入主白宫以来,提出“无核世界”目标、与俄罗斯启动新一轮核裁军谈判、《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明确动用核武的条件,均对日本的安全心理及安全认知造成冲击,深恐核保护伞失效。日本政策研究界重量级人物佐藤行雄曾专门就此撰文,称“日本越来越担心美国(安全)保障的能力……如果美国政府单方面地重新定义核威慑的概念、在提供威慑方面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那么日本对美国延展威慑能力的担心会进一步上升”。²

强化自主能力首先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两方面。

强化自主能力首先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两方面。前者包括军力建设、战力部署。

1 “不断崛起却又脆弱的中国”,载《华盛顿邮报》,2010年11月15日。

2 Reinforcing American Extended Deterrence for Japan: An Essential Step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Yukio Satoh,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Studies (AJISS), February 3, 2009, <http://www.jiaa.or.jp/en/commentary/200902/03-1.htm>.

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筑“动态防卫力量”即“具备适应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以及多目的性，依照军事技术水平的动向，以高度技术能力和情报能力为支撑”的军事力量，以取代过去“必要而最低限度的基础防卫力量”；放弃过去的均衡方针部署，战列部署向有效监控、动态威慑及快速反应方向进行调整，强化西南岛屿的防卫态势与兵力部署。后者包括在政治、政策上放宽自我限制及完善情报、决策机制及指挥系统。此外，推动军工产业国际合作、发挥国际军事作用、主动塑造安全环境等也是强化日本自主防卫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防卫计划大纲》就此提出：通过参加“国际共同开发与生产”武器、在实现装备高性能化的同时应对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日本将就应对这一重大变化的方略进行研究，从而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铺平道路；要研究修改“PKO 参加五原则”，更积极地参加各种国际维和行动。解禁军工产业国际合作，最终将使日本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大幅提高。

强化自主能力还包括构筑亚太“民主合作”多边网络。日本2010年度《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均提出要“加强与亚太民主国家合作”，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其中，构建“日韩信赖关系”、推动安全合作无疑已被作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新“亮点”。2010年7月，美韩黄海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8月10日，菅直人在日本兼并朝鲜半岛百年之际发表讲话，单挑韩国，“对殖民统治造成的重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切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进而强调日韩两国“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最重要的亲密邻国”。“11·23”朝韩炮击事件后，菅直人及外相前原诚司相继发出在朝鲜半岛出现紧急事态时将派自卫队赴韩解救在韩日本人、日韩应建立安全同盟的惊人言论，反映出日方欲以日韩关系作为地区战略基点、急于加强日韩安全合作的迫切心态。

还包括构筑亚太“民主合作”多边网络。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动向无不体现了民主党少壮派团队的形势认知与政策主张——日本对外战略需重点应对两大变化：一是中国抬头，不仅国力上升而且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增大。鉴于应对中国崛起“远非一国力量所能独立完成，所以日本需要与美国共同努力、与美韩共同努力、联合美国的亚洲盟国，在这些框架内努力尽职尽责”。二是鉴于美国国力与影响力相对下降，国际社会一直由美国负责提供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有所削弱，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友邦需要填补由此形成的空白。¹

1 長島昭久：『アメリカの実像と日米同盟』，『外交』Vol. 2，時事通信出版局，2010年10月。